



好年勝景

柳杞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好 年 胜 景

柳 杞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/4 印张 97,000字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500 定价(6)0.44元

目 次

北方的客人	3
水上旅途	9
在紅石子小漁村	16
夫妻船	35
好年胜景	38
長輩吳松明	77
落	99
黄土岭战地旧景	118
在他乡	135
徐水城下	143

北方的客人

因为有一支原是北方子弟组成的部队驻守这一带，又因为一九四九年后一批南下干部留在这里工作；在东海沿岸，在舟山群岛，就时常有北方的客人来访。

三月，东海稻田中蛙鼓如潮。杜鹃花由崖边向阳的一枝最先绽放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山野。复瓣多采的桃花，在竹林人家门前开得正盛。一位沂蒙山区的老汉，千里迢迢来这里作客。他是当地驻军团参谋处王家玉的老父。他身体魁梧，胡须半白，脸膛酱红，欢笑在那粗大的皱纹中泛着余波。有人问：“老人家高寿呵？”他爽朗地笑起来答：“噢，七十二啦。”哎哟，七十二岁的老人家，远程数千里乘船换车来到这里，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，多危险呵，就不怕风烛残年万一的变化吗？听的人这样想，自然不好直说这个话。老人家瞧瞧人们的脸，似乎知道对方替他担心些什么。他说：“我呀，别看胡子挂上霜，在农业社还顶住一个全劳动力呵。”又指着一棵最近才栽植的小桃树说：“过几年我再来，这小桃树上的果子就吃上啦！”

每天每天，每个早晨，每个傍晚，在竹林人家的桃树下，在

遙對操場的山坡旁，沂蒙老人用藍布短襖揣着他的小孫兒，哨兵般地站在那裡。小孫兒穿紅襖戴紅帽，論年紀，他比老爺爺小七十一歲還多咧。爺爺折一枝杜鵑花兒逗引他，指給他學習出操跑步的同志們，喊着一二一！一二一！小孫兒在爺爺懷中出早操，其實仍然是爺爺自己跳。

噫呀學話的小孫兒，他是爺爺借題發言的最好引子。爺爺指着懷中以“他”為題，高高兴兴地對人講述他的全家人。他說：“噢，你問‘他’奶奶呵，唉，她想念在外邊干革命的孩子，上了火，眼睛不好使，出不了遠門啦。她年輕時……”下面是一長篇她年輕時的酸甜苦辣。又說：“噢，你問‘他’叔叔呵？他沒有叔叔，他倒有兩個大伯呵……”下面又是大大伯二大伯一長篇艰苦奋斗的事跡。那二大伯早在游擊戰中犧牲了。

不管有沒有人問起王家玉是這孩子的什麼人，沂蒙老人總愛把話聽成：“噢，你問‘他’的爸爸呀。”一聲悲喜交織的嘆息後，他帶着一切歷歷如在目前的神情說：“同志呀，說起‘他’爸爸，俺十多年不見他啦。離家那年他才十六，怪聽話的孩子呵，天天跟游擊組繞山溝埋地雷。俺們那地方才受完鬼子的气，又遭了蔣介石‘遭殃軍’的殃。他早就要參軍，我說年紀小，長長身子再去不遲呵。說是說，總舍不得他。為這跟我吵過鬧過還勸过我哩。初八那天，鄰居傳來個口訊：說他參了軍，叫家裡別結記，隊伍就要野戰拉走。一聽這話不知是苦是甜，就赶忙揣上了幾塊錢去追他。追呵，追呵，追得快，隊伍也走得快。追了兩天兩宿，第三天傍晚在山邊大路口追上一個騎馬的，俺們對面瞧了瞧都笑了。‘哈，是老高呵！’我說。他是

高團長，我們是老熟人啦，抗日時候，他常年常月在我們那小草屋里辦公睡覺，用他那南方口音喊我王老大伯，熱呼呼的好心強的人呵。這一回他翻身下馬說：‘王老大伯呀，一頭是汗干什么去啦？’我說：‘還說哩！你們拐了俺那小兒子王家玉去打天下，我給他送盤纏錢來啦。’他問明了俺那孩子捎來的口訊後，想了想就說：‘王老大伯呵，別追啦。今晚部隊就跨過鐵路去掏王八窩，等着勝利消息吧。軍隊吃喝都不愁，要盤纏錢干什么！既然帶錢追他兩三天，就交我轉給他吧。’我說：‘這可真是找巧啦，錢交給你比交給他還牢靠呵。孩子交給了你們，要多多管教他呵。’從這回離開家，就再沒見過他，這一回見他呀，哈，頭一眼不敢認啦，我心想他還是個毛頭孩子呢，噫，轉眼十多年，他嘴上的胡子硬得象刺猥啦……”

春風拂面，滿樹滿枝的桃花在含笑傾聽一切。哎，桃花開過多少次，春草綠過多少次；人們度過了多個征塵滾滾雞聲馬蹄之夜，熬過了多個艱難困苦春夏秋冬，沂蒙老人才有機緣踏到這山青水綠的南方呵，才有機緣仔仔細細瞧看兒子唇上的胡須呵！

沂蒙老人在鄰近營房的民宅那里借宿。帶路來的通訊員叫那是家屬招待所。老人家仔細看了看，心想：什么個招待所呵，還不是跟十多年前高團長住在俺們家里一樣，全是莊稼戶的房舍呵。十天八天住下去，房東老人客客氣氣，照顧他洗臉喝水，請他吃番薯餅干，鮮黃魚，墨魚籽……臨到兒子請他坐在飯桌旁時，他竟打起飽嗝來了。可是呀，對這熱情好客的房主人，除了你好我好吃啦喝啦等等簡單的對話，他們兩個南腔北

調，什麼庄稼話都談不通。他們只能用微笑、點頭、手勢互相表示出這樣的意思：一方是：別客氣，到我們這裡也就算到家啦。要不是你兒子在這裡守海防，打着燈籠也請不了你來呵。另一方是：謝謝啦，麻煩啦，有工夫也到俺們北方看看吧，那裡沒有竹林，青紗帳也好看着哩。總之，從雙方的微笑、手勢看來，人們會想：“他們多親熱呵！他們本不相識呵，哎，是啦，這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呵！”

一天，來了個面皮俊俏的穿著青布制服的高個青年人。他問沂蒙老人：“你好呵，老大伯！”一听是怪順耳的家乡口音。問起來果然他是沂蒙北部的膠東人。一九四九年他剛在高小畢了業，就隨同一批南下幹部來這一帶工作，八九年來的鍛煉，他已是本區的區長了。區長自己介紹說：他姓劉，近年來也在这里娶了個漁家女兒安了家。他熟悉這裡勝過自己的家乡，談到語言，就是這裡最微妙的俏皮話反面話，他都能說能懂。劉區長開朗多趣，他听了主客雙方訴說言語不通的難處，就叫賓主分坐兩旁，他當場充當翻譯。

房主人是一位白髮長眉微微駝背的老人，他捋了捋胡子，開口第一句話是：感謝北方人，在沒有見過北方人以前，就知道北方人慷慨好義，長著好心。

沂蒙老人想：這太客氣啦，說北方人這麼好也該有特別原因。

听下去，果然有原因。劉區長哈哈大笑說：我早該來介紹，工作忙，我來晚了。你們都是光榮的老前輩。房東老伯也是個軍屬，他兒子早先是個紅軍小鬼。紅軍堅持了敵后抗日

根据地。当年呵，他受过北方父老兄弟姊妹的尊敬和爱戴，他連次在反“扫蕩”战中負过伤，北方姊妹喂过他的飯，北方媽媽給他縫縫补补洗过衣裳，北方老大伯背过他进山洞，苦霜冷风守他到五更……他战斗在北方，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救护和恩养。前年，房东老伯探看儿子，第一回到了北方。他說北方冷，可是北方人都有一副热心腸。儿子叫这热心腸是階級觉悟，父子两个还爭論过哩。好吧，房东老伯的意見是叫什么都好，反正人心是肉長的，北方父老兄弟姊妹的深情永不該忘……

原来是这么回事呵。沂蒙老人滿臉是笑地說：“別夸俺們北方人啦。俺們早知道南方人的心眼善，觉悟早，說起这个有根有梢；那年紅軍到了沂蒙山区，他們說‘老乡們別怕，是一家人呵！’就到处发动貧苦弟兄們，打击敌人，講革命大道理。几年来，他們教育了北方成千上万的好子弟。那时我想：南方的父母教育出多好的孩子啊，他們跟北方的穷孩子們做朋友，称同志，神出鬼沒地帶着人們打胜仗，还唱‘抄后路出奇兵……’就說俺那孩子，他自小就是南方同志們教育大的。就說那年，俺們那小茅草屋里住上了一位高营長，噢，后来他是高团長了，我叫他老高……”沂蒙老人說到这里，就又講起了那位高团長，一直講到他追赶偷着參軍的小儿子，在山边大路口遇見了一个騎馬的……

應該說天緣湊巧，这位房东老伯也姓高。听儿子說过，他也当过連長营長团長，他講过北方好多好多好心腸的老大伯老大娘。現在房东老伯定睛細瞧，他想：哦，果真他就是好多

老大伯中的那一位老大伯呀……

正在进行翻譯的刘区長，他瞧了瞧兩位老人同时潮湿起来的眼睛，也兴冲冲地說：“这样的会面可真够熱鬧。我的老父亲也新从家乡来看我，明天，我再来当翻譯，讓他也跟你們二位老伯坐坐，好生亲热亲热。我有些什么工作沒做好，反映給他批評我好了。”

三月，春草綠遍錢塘江岸，蛙鼓陣陣催促，农民在秧种早稻，漁民在揚帆出海，战士們在巡守海防比賽練兵……时光啊，人們屈指算你，数星星等月亮盼你。直到如今，北方的老人才有机緣踏到这山青水綠的南方，才有有机緣仔仔細細瞧看儿子唇上的胡須；也才有有机緣使北方的南方的老人成为朋友！在惊天动地的解放事业中，他早已互相敬佩，血肉相連，成为不相識的交情；而今他們見面了，欢乐地而又使人深長太息地見面啊！

刘区長走后，兩位南腔北調的老人試談了几句又沉默了。之后他們对坐着，彼此亲切的眼睛象在說：

“謝謝你啊老大哥，你的儿子帶領我們翻了身，教育我的儿子成了人，哎，从前啊……”

“你，你就是和我那儿子共患难的恩人啊，哎，我們早該是朋友啦。尊敬的‘宁客’（貴客之意），你的儿子在这里守卫海防，辛苦啦，你們父子倆……”

（1957年春）

水上旅途

波平政委早已和大家約定好，只等大风平息，我們就去那被历代人們称之为海上仙山的普陀島了。

春三月的东海，风呵，雨呵，霧呵，它們几乎是每天出动到海上值勤。一連七八日，收音机每日都发布大风消息。在海上，六級以上的大风都是禁航风，为了安全，一切船只都应该停止航行。

春雨新晴、大风初定的早晨，天气好极了。竹林的千枝万叶都安定如睡，炊烟結成环練直綫上升。一連几日夜怒吼着想捶开窗子闖进来的大风，现在是偃旗息鼓撤退了。我們草草吃了飯，互相催促着說：“趁天气好，快鑽空子呵。”急忙奔向碼頭，汽笛响过，机帆船起航了。

同船結伴的有兩個爱說爱唱的警卫排战士。一个是在另一个海島主管防务的參謀長，連日大风給他帶來的愁悶，現在随着晴明的天气消散了，他兴高采烈地連次說着：“大风的凶勁过去啦！早該过去啦！急死人啦！”另外，仓里仓外是一些青年軍人，他們是由后方訓練队获得了新技术的归队人員。船头上站立着船老大，他是部队从漁民那里聘請来的舵手，据說过去解放这些海島的战斗中，他曾經当过海上向导。他便

衣短裝，四十多歲年紀，海上的風霜雨霧，把他的寬臉染成紅通通的古銅色。他抽着煙，堅毅沉默地工作着。兩只可以望穿海底的眼睛，一直注視着船只破浪開進的前方。我們見過不止一次了，我看見海浪濺濕了他的紙煙也不止一次了。但我只知道他是船上的指揮員船老大，也只叫他船老大。他呢？也只知道我是戴紅星軍帽的同志，也只叫我為同志。每次每次，他總是跑來伸手攙引腳步不穩的客人上船下船，每次每次，臨到我被攙引到腳踏實地之後，我總是反客為主把他的手緊緊一握，他謙虛地笑了笑說：“滑！小心些！”對他，我想知道得更多一些，但總沒有機會知道得更多。只是，憑大海映給他眼中的浪濤、海鷗做證明，我相信他比我更懂得友誼和交情。

船在凌波前進。大風雖然平息了幾個小時，可是海浪余怒未息，奔騰着，擁擠着，沖撞着，时不时地把浪花摔到船頭上來。那些架設在海洋中的魚網木樁，遠遠看去象是火綫上的鹿寨工事，整整齐齐地在大海中一字兒擺開。船從網樁的間隙中通過，波平同志說：“嗨，老大，小心呵，別叫網樁子把船叩翻了鍋。”又說：“是呵，去年有兩只小船，就被它帶翻了個。”船老大微笑不語，那意思象是說：放心吧，船上的指揮員是我！

太陽從雲影中探出兩條霧氣茫茫的光綫來，人們慣稱這是“雨腳”，說是雨在行走，表示雨要來了。不過表示也只是一種表示，看哪，那薄薄的一長條雲層，就是它通身變成雨，也不過是輕洒塵埃，象一場大露水，何況頂空和遠方都放晴了，要擔心什麼呢！東方，日光和幻變的雲影印向大海，大海也同樣出現一個日光和幻變的雲影比向天空。在那水天相映的幻

境里，有成队的白帆驶过，有黛青色的远方海島在察看风云。哎，多好的海上旅途呵，人在看海上的图画，人也在海上的图画中。

船繞道到达一个还未修理碼頭的海島。加倍欢乐的參謀長，帶領着由訓練队来的大部人員登岸了。連日风雨切断了海上交通，他怨天恨地，煩惱极了，在廊檐下走完了正步走常步，他反反复复地向人訴說：受領新任务好几天了，兄弟部队早按指示进行了，可是他們整个單位的最初步的工作，还帶在他个人身上呢！这一回連忙上岸回头作別說：“再見，总算鑽了大风的空子到家啦。趁早开船，你們繼續鑽吧！”船老大这时也趁机插言說：“听到嗎？上午有七級大风，快呵，开船啦！”

再沒有比海上旅人、漁家更注意大风消息的了。怪不得我們早上走得那么急，大家互相催促，象有惡狗追赶我們。原来上午有七級大风呵！馬达响起来，机帆船向更辽阔的海上前进了。

船一次又一次通过迴流海区。据說这因为寒暖流交会所形成的迴流，假如是木帆船，又假如船手不通曉这一帶海性，船就会在这里盤旋徘徊，玩起走馬灯的惡作剧来。但机帆船不管这些，它不需要象木帆船那样順从海洋的脾性：一会儿被送到海浪的頂峰，一会儿沉到海浪的深谷，逆来順受，逢迎前进。它是直性脾气，它咕咕叫着，不管多大浪头迎面打来，它毫无畏惧，劈浪前进；不管迴流多急，它摆动着身軀，揚長而过。船老大叼着烟，掌着舵，仰着古銅色的臉膛，展望远方。远方，那画幅一般的海天，象巨人用巨笔一揮，变换了色彩。那色彩是烏黑的、昏黃的，最远处是海天迷茫混成一体。船老大古銅色

的臉上，也似乎抹了一層烏雲，他完全了解春三月的大海，也完全了解他雙手操縱着全船同志的生命！他加快速度，帆船換一個聲音叫着：“咕隆咕隆！”

突然，船只滑行在一段平靜無波的海面上，這裡假如可以比為一面鏡子，它是多壯闊多浩大的鏡面呵！它是那麼平靜，又是那麼陰沉而昏黑！顯然這不是好兆頭，比如人，它是人暴跳如雷震怒之前的短暫沉默。有海上旅行經驗的波平同志說：“快啦，大風就要來啦！”人們夾雜着說：“老大呵，加快吧！”“加快吧，老大呵！”

第一陣把浪花卷進船倉的海風吹過來，雨點也三三兩兩打在船板上。海燕啾啾叫着在空中狂舞。我們把雨衣連頭包好，背風坐着。波平同志玩笑着說：“空子沒有鑽巧，七級大風捎着雨點可真是來了！”海風把他剛出口的話音吹得無影無踪。這時候，人們交耳接談也只能看到對方的口唇在動。但不管在大風中說話如何困難，他照舊講起什麼是浪，什麼是涌。

“你看，你覺出來不？噯，噯，這就是涌。浪是漂在大海上面的，涌似乎是來自海底。它多大力氣呵，艦艇輪船都可以被它涌動。噯，這就是，這麼大動，這就是涌。……”

涌越來越勇。涌把這只小小的帆船，不停休地玩弄起來了。一個涌把小船的後尾掀高起來，緊接着前面是一座山峰般的迎頭巨浪。假如這一浪一涌再配合得巧一些，這只小船就會在一眨眼間鑽進海底。更大的風雨襲過來了，整個海洋都在閃電雷鳴和呼嘯聲中。在這時，在迷茫茫的海面上，突然有兩只木帆船在左邊閃過，船身凶險地傾斜着，白色的帆篷在艱難地下落，一閃即失，它們在風雨中不見了。波平同志大

声說：“这是違犯紀律的漁船！它有什么急事，唉唉，为什么不听大风警报呵！”海风把他的話音狂暴地撕成碎片，好像是反过来責問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听从大风警报！你胆敢鑽我的空子！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紧急任务！”象是被这一片責难噎住，波平同志梗了梗脖子，把清早急忙吞下的一碗米飯全部傾吐出来。擦了擦嘴，却又笑起来說：“这就是涌，噙，它不許胃口消化，它真是凶！”这情景多使人想起手术台前的医生，医生說：“晴天有藍天呵，藍天多藍呵，藍天上有星星有太阳有月亮呵……”不管这些閑話多么絮叨无味，可是它火一般的热誠，要使人不思量当前的处境。假如可以比为这样，波平同志却也是在手术台上。

尽量避免复沒之禍，船不可能駛向普陀島了。它掉轉另一个方向时，助手看着表說：“干吧，再过四五十分鐘就靠岸啦。”也就是說：再过四五十分鐘，假如这只小船不鑽进海底，我們就平安无事啦。

終于在一小时后，机帆船駛进了沈家門港湾，汽笛欢乐地响着，靠了碼頭。船老大从头到脚通身是水，又一次伸出粗大的手掌接应客人下船。辛苦的船上指揮員，多艰險的工作呵，我想在他臉上找出和大自然搏战胜利后的驕傲来。可是我只能找到他抱歉的謙虛的微笑。那抱歉的神情似乎是他帶來了奇风怪雨？似乎是我們成了落湯鷄他还干干淨淨？似乎是只因为他知难而退沒达到目的地？在他抱歉的微笑里，我似乎踏上一个思想阶梯，我更了解更認識船老大了。回头看他，风雨在他臉上又加了一层严峻的油彩，不管他是坐着或站着，庄

严得总象一尊銅象。

我們暂时在一家小旅館里歇下，在惊濤駭浪里走过来，旅館虽然潮湿狹小，魚腥味刺鼻，但也觉得适意极了。吃飯时，波平同志說：“你暈船不？能吃下嗎？”我說波濤汹涌好象一齐帮助我的胃口消化，我早餓极了。“你倒象个海軍同志呵”，他說：“那么大的风浪，你也能坚持不进船仓。”我說明我当时的想法：我說假如小船一下子鑽了海，在船仓就可能驟然被水捂住，可是坐在船板上，随时都有机会漂游呵。他微笑着定睛看我，指出我实在缺乏海上知識，在那种大风浪中能离船漂游，就是久經鍛煉的水兵，也极难办到。之后，他一边吃着魚蝦，一边講起船只失事的故事，和他亲身經受过的海上艰險。“駐守海島这几年，这鬼天气我經得够多啦，”他說，“要只是遇到大风还算好些咧，有一回也是为了一个紧急任务，赶鑽天气的空子。噲，半路上遇到了霧。哈，好大的霧呵，船怕触礁，只好抛錨呆住，等了一天半宿，后来却把大风等来了……”

高身条，瘦長臉，只有那一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証明他十分健康。从家乡魯中战斗到南方，战争生活給了他强烈的時間觀念。駐守海島多年来，一切都习惯了，有了感情了，就是对于海上的风风雨雨云云霧霧，他还有着严重意見。就按这一次去普陀島为例，他說：“噲，你亲眼看見的，上級布置的任务七八天啦。我們不能只靠电报傳達給下級呵，下級来去更影响工作更不方便呵。就看这鬼天气，它一忽儿哭一忽儿笑，軍人的時間觀念都給它糟損啦。我們都在大陆上打过仗，天大的粗风暴雨，也擋不住按时进入战斗部位，发动总攻呵……”

唉，海上呵……”

风雨平息之后，第二天我們总算鑽准了天气的空子。观音跳隐隐在望，南天門紫竹林隱隱在望，終于我們走在刻着各式各样蓮花的石板大路上，登上普陀島了。小警卫員欢乐地喊着：“政委呵，这回好生轉轉看看吧，我跟你来了四回啦，什么好地方我都没有瞧看瞧看呵！”

抓紧时间，传达布置了工作，又到連队里看了看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第二天正要用早飯，机要員送来一份电报。那是由我們駐地海島轉来的上級指揮所的电报，說是上午十时召开會議，传达新的指示。小警卫員楞了一忽，想起了政委的脾气，不由分說，就整理行裝。可以設想，他下一次值勤又登临这风光絕妙的海島时，又会欢乐地嚷：“政委呵，我跟你来过五次啦，这一回可开开眼界吧。”

难得的无风无霧的时刻，波平同志同小警卫員沿着来路又走回了碼頭。在汽笛响起的一刻鐘后，夾着牛毛細雨的大霧籠罩了海上。

好大的霧呵！多令人担心的海上航船！我們眺望海面，什么也看不見。但又仿佛看見：一边是久經風浪的船老大，仰着古銅色的臉膛，抽着烟，坚毅沉着地展望前面。一边是一位久經枪林彈雨的老战士，他瘦長臉，尖下巴，一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，他微笑着說閑話：“这怕什么，这不过是水蒸汽，它經不住太阳呵……”在大霧迷茫的海上，他們兩個“指揮員”在做什么，我們在象想中都可以看見。

（1957年春）